

九棵树肖像

■钟兆云

墓,顺手拔回来种上的。接到报告,正被劳累和失眠折磨得胃病隐隐发作的谷文昌,既惊又喜,先是让通讯员代他登门请教村民种树过程,继而又在这里召集现场会。

很快,林业技术员查到了国外种植木麻黄,有效防治风沙的资料,此树耐旱耐碱,冬不落叶。找到它,犹如找到了治沙造林的方向!

二

十几万株木麻黄,夹杂着一些黑松、相思树等树苗进岛后,干部当先,群众随后,驻军和学生也责无旁贷地怀揣决心,肩扛锄头,跟随总指挥谷文昌,在迎风招展的红旗下冲上山岗,万马奔腾似的奔向沙滩。

几天突击中,像播撒种子一样,让空荡荡的天地长上了树苗。看着眼前泛出动人的绿意,人们忘了疲劳,绽开喜悦的笑脸,翘首企盼新生命能恣意汪洋地造出一个未来。

几乎把所有的不测都考虑进来了,五年了,再怎样也该有个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安慰啊。每天不间断的观察,呈现的也是这个气象,似乎成功在望了。岂料,1958年的“倒春寒”竟倒了一个多月,让这些相继挺立眼见就要一天天转翠的树,急转直下地一天天枯黄,成片冻倒、冻残、冻废!

接到报告,谷文昌脸色铁青,神情整个儿愣住了,就近奔赴事发地点亲自调查。那天,天空阴暗,寒风凛冽,飞沙打得脸生痛。谷文昌顾不得戴眼镜,只是低低地压帽檐,弯腰蹲身察看。出现在眼前的树苗,尽是蔫不拉唧,毫无苏醒迹象。他下一张脸,因胃病而有些痉挛的脸,让人看得心疼。

紧急派下去的几路调查组,含泪汇报的都是全军覆没的惨状,任哪个参与者见了都会垂头丧气,这么多人废寝忘食地艰难试种,种下的依旧还是失败啊,简直要把人逼上绝境!

那些天,面对因耐受力差大片枯死的树苗,当地人见面说的不外乎是:“按树纠纠(蔫了),槐树球球(卷缩了),相思树无救,木麻黄一样死翘翘。”“荒沙能长树,鸡蛋能长毛!”“夏天烫得可炒花生,冬天狂风吹倒房,人都站不住眼都睁不开的地方又怎能种树呢?”

谷文昌来到颗粒无收的村里察看,眼前的干部和群众围着也是七嘴八舌。不是埋怨“沙地造林恐怕是瞎子点灯白费蜡”,就是泄气地问“是不是改用别的办法治沙”。

谷文昌知道,干部和群众造林的信心受到了影响,他不怪他们,关键是自己要有斗志。

直到有一天,“谷书记,谷书记,白埋村……”一位林业技术员从挂点负责的村庄急急匆匆赶来,上气不接下气,话都快

说不上来了,“白埋村发现了九株活树!”“什么?”任谁都怕自己的耳朵听错了。“白埋村有九棵树活了!”林业技术员一字一顿,又说了一遍。

“是吗,是吗?走,带我去看!”谷文昌心跳加快,眼色活泛,那神情就像是沙漠中苦等的渴者遇上了一滴甘露,他要眼见为实,看看人家是不是在用善意的谎言安慰他。

远远地,就看到了几株摇曳地挺拔在风沙之中的小树。谷文昌放下自行车,脚底生风向前面那处小沙坡狂奔而去。他蹲在一棵树旁,用微微颤抖的双手轻捧树梢,朝每一片叶子呵呵热气。他为一棵棵小树挪步、俯身,看了这棵

看那株,摸了那株摸这株,细心地为它们抹去上面的霜染。有棵小树苗虽被细沙覆盖,嫩枝却硬从沙堆中钻了出来,谷文昌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,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把沙土挖开,把它从沙堆中扶正,再轻轻抖落叶上吸附的沙尘。

他慢慢地站起来,酸痛而沉重的腿在寒风中有点儿发抖,然后掷地有声地说:“能活九棵,就一定活九百棵、九千棵、九万棵!我们一定要摸清木麻黄的生长规律、造林规律!”在场的干部们一扫颓败神情,顿时显得意气风发。

不久后的全县大会上,谷文昌也意气风发地这样照说了一遍,并又一次当众立誓:“如果不在沙滩上种活木麻黄,就把我这副老骨头埋在东山岛上,让风刮、让沙埋!”

这句话也让这片饱经折磨的旱沙地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永不绝望,一片绿色希望从沙土的气息中荡漾开来。这片土地,这片土地以外的土地,此后连绵不绝地长出一棵棵木麻黄,大写意般葱郁绿色的希望,正发源于这九棵幸存的木麻黄。

三

近二十万棵树毁于一旦的惨痛损失,让谷文昌在深责自己冒进之时,也沉下心来再次探求植树树的规律。他不厌其烦地请教林业专家,总结经验教训,并摸清这九棵木麻黄树苗能存活的原因:可能是树种选得对,树苗壮实;可能是树坑挖得深,便于树苗扎根和汲取养分……

吃一堑长一智,以这九棵树苗为摸索规律的向导,由领导干部、林业技术员、老农三结合的攻关小组应运而生。谷文昌亲自挂帅,从育“示范苗”、种“示范林”开始,在沙滩上搭起草寮,定时细心观察气候、湿度、风向、风力对新种树苗回青、成活的影响,并详细记录在案。晴天种,雨天更种。

这年春末的一天,西埔大队11个生产队前往东营山风沙口植树。树苗栽下后,各队分配任务,轮流浇水。时近正午,忙活了大半天的11队队长林坤福

为了御寒提神,多喝了几口酒,结果昏昏沉沉睡着了,一觉醒来已近黄昏,心想这下坏了,种下的木麻黄还没浇水呢,海边风又大,八成得旱死。急忙叫上其他几个没离开的队员往风沙口赶,在淡水严重缺乏的地方分头找水。天黑之际,有人发现脚下湿漉漉一片,用手一抠,沙里竟然有水,招呼众人舀水,在星光下把树都浇上了。

紧张而兴奋中,有人感觉不甚对劲,就说白天在沙滩上找不到水,怎么晚上倒有了?掬水一舔,咸着呢!林坤福立马就傻眼了,他把社员全都赶回家后,一个人从几公里外的水潭挑来淡水,一勺一勺地浇,希望借此冲淡刚才的海水,一口气干到天亮才回家,连累带吓病倒在床。

几天后,谷文昌到各植树点检查,意外发现一片木麻黄的成活率特高,打听到是11队种的,而且队长还病倒了,就特意上门探望。

一见谷文昌,林坤福忐忑不安地说:“谷书记,我是‘狗吃猪肝有罪’(闽南俗语,意即有罪知错了)啊,一人做事一人当!”谷文昌不明所以,只是兴奋地请他召集队员讨论一下此次植树成功的经验,届时再介绍给其他生产队。

林坤福到风沙口一看,全明白了,就把那天的事都抖了出来。谷文昌赞扬他敢讲真话,继而沉吟道:“没准用淡水或水交替灌溉,木麻黄的成活率更高。”

事实证明,这次歪打正着,机缘巧合地发现了种活木麻黄的一大方法。谷文昌亲任组长的“三结合”造林试验小组,终于一点点摸索出规律来。

木麻黄树苗按照新方法从苗圃移植到沙滩上时,虽然小得像一株草,却有一丛胡须似的根,在疏松的荒沙上安家没几天,根系就萌发了,牢牢抓住沙子深扎,并很快就组成一张网,胜利地“团结”了沙土,也成功地“巩固”了自己。当一片木麻黄成林之后,新的沙地又栽上了幼苗。

那些年,东山除了巩固海防,没有比植树造林更紧要的事了,全县上下人人都对植树着了迷,为的是让绿色快些染遍海岛!此后,几百条林带,严严实实地镶嵌在东山大地上。“风妖”和“沙虎”虽风披靡,像是被法术扣在了宽大的绿衣里,原有的叫阵自此偃旗息鼓。东山县就这样绿了万亩山,脱了万代贫。

如今在岛上,这九棵参天大树依然耸立在蓝天白云之下,远远地向游客们招手。每一个移步靠近并抚摸端详它们的人,都能在木麻黄的介绍牌上看到这样的话:根系深广,生长迅速,萌芽力强,耐干旱,抗风沙,耐盐碱。这何尝不可以用来描述谷文昌其人呢。驻军官兵们感受到,有一种力量,时间越久越能充实人们的心灵,与东山根土相依并将之炼成绿岛的木麻黄,就这样引人遐思。

如今在岛上,这九棵参天大树依然耸立在蓝天白云之下,远远地向游客们招手。每一个移步靠近并抚摸端详它们的人,都能在木麻黄的介绍牌上看到这样的话:根系深广,生长迅速,萌芽力强,耐干旱,抗风沙,耐盐碱。这何尝不可以用来描述谷文昌其人呢。驻军官兵们感受到,有一种力量,时间越久越能充实人们的心灵,与东山根土相依并将之炼成绿岛的木麻黄,就这样引人遐思。

如今在岛上,这九棵参天大树依然耸立在蓝天白云之下,远远地向游客们招手。每一个移步靠近并抚摸端详它们的人,都能在木麻黄的介绍牌上看到这样的话:根系深广,生长迅速,萌芽力强,耐干旱,抗风沙,耐盐碱。这何尝不可以用来描述谷文昌其人呢。驻军官兵们感受到,有一种力量,时间越久越能充实人们的心灵,与东山根土相依并将之炼成绿岛的木麻黄,就这样引人遐思。

如今在岛上,这九棵参天大树依然耸立在蓝天白云之下,远远地向游客们招手。每一个移步靠近并抚摸端详它们的人,都能在木麻黄的介绍牌上看到这样的话:根系深广,生长迅速,萌芽力强,耐干旱,抗风沙,耐盐碱。这何尝不可以用来描述谷文昌其人呢。驻军官兵们感受到,有一种力量,时间越久越能充实人们的心灵,与东山根土相依并将之炼成绿岛的木麻黄,就这样引人遐思。

如今在岛上,这九棵参天大树依然耸立在蓝天白云之下,远远地向游客们招手。每一个移步靠近并抚摸端详它们的人,都能在木麻黄的介绍牌上看到这样的话:根系深广,生长迅速,萌芽力强,耐干旱,抗风沙,耐盐碱。这何尝不可以用来描述谷文昌其人呢。驻军官兵们感受到,有一种力量,时间越久越能充实人们的心灵,与东山根土相依并将之炼成绿岛的木麻黄,就这样引人遐思。

如今在岛上,这九棵参天大树依然耸立在蓝天白云之下,远远地向游客们招手。每一个移步靠近并抚摸端详它们的人,都能在木麻黄的介绍牌上看到这样的话:根系深广,生长迅速,萌芽力强,耐干旱,抗风沙,耐盐碱。这何尝不可以用来描述谷文昌其人呢。驻军官兵们感受到,有一种力量,时间越久越能充实人们的心灵,与东山根土相依并将之炼成绿岛的木麻黄,就这样引人遐思。

如今在岛上,这九棵参天大树依然耸立在蓝天白云之下,远远地向游客们招手。每一个移步靠近并抚摸端详它们的人,都能在木麻黄的介绍牌上看到这样的话:根系深广,生长迅速,萌芽力强,耐干旱,抗风沙,耐盐碱。这何尝不可以用来描述谷文昌其人呢。驻军官兵们感受到,有一种力量,时间越久越能充实人们的心灵,与东山根土相依并将之炼成绿岛的木麻黄,就这样引人遐思。

如今在岛上,这九棵参天大树依然耸立在蓝天白云之下,远远地向游客们招手。每一个移步靠近并抚摸端详它们的人,都能在木麻黄的介绍牌上看到这样的话:根系深广,生长迅速,萌芽力强,耐干旱,抗风沙,耐盐碱。这何尝不可以用来描述谷文昌其人呢。驻军官兵们感受到,有一种力量,时间越久越能充实人们的心灵,与东山根土相依并将之炼成绿岛的木麻黄,就这样引人遐思。

如今在岛上,这九棵参天大树依然耸立在蓝天白云之下,远远地向游客们招手。每一个移步靠近并抚摸端详它们的人,都能在木麻黄的介绍牌上看到这样的话:根系深广,生长迅速,萌芽力强,耐干旱,抗风沙,耐盐碱。这何尝不可以用来描述谷文昌其人呢。驻军官兵们感受到,有一种力量,时间越久越能充实人们的心灵,与东山根土相依并将之炼成绿岛的木麻黄,就这样引人遐思。

如今在岛上,这九棵参天大树依然耸立在蓝天白云之下,远远地向游客们招手。每一个移步靠近并抚摸端详它们的人,都能在木麻黄的介绍牌上看到这样的话:根系深广,生长迅速,萌芽力强,耐干旱,抗风沙,耐盐碱。这何尝不可以用来描述谷文昌其人呢。驻军官兵们感受到,有一种力量,时间越久越能充实人们的心灵,与东山根土相依并将之炼成绿岛的木麻黄,就这样引人遐思。

如今在岛上,这九棵参天大树依然耸立在蓝天白云之下,远远地向游客们招手。每一个移步靠近并抚摸端详它们的人,都能在木麻黄的介绍牌上看到这样的话:根系深广,生长迅速,萌芽力强,耐干旱,抗风沙,耐盐碱。这何尝不可以用来描述谷文昌其人呢。驻军官兵们感受到,有一种力量,时间越久越能充实人们的心灵,与东山根土相依并将之炼成绿岛的木麻黄,就这样引人遐思。

如今在岛上,这九棵参天大树依然耸立在蓝天白云之下,远远地向游客们招手。每一个移步靠近并抚摸端详它们的人,都能在木麻黄的介绍牌上看到这样的话:根系深广,生长迅速,萌芽力强,耐干旱,抗风沙,耐盐碱。这何尝不可以用来描述谷文昌其人呢。驻军官兵们感受到,有一种力量,时间越久越能充实人们的心灵,与东山根土相依并将之炼成绿岛的木麻黄,就这样引人遐思。

如今在岛上,这九棵参天大树依然耸立在蓝天白云之下,远远地向游客们招手。每一个移步靠近并抚摸端详它们的人,都能在木麻黄的介绍牌上看到这样的话:根系深广,生长迅速,萌芽力强,耐干旱,抗风沙,耐盐碱。这何尝不可以用来描述谷文昌其人呢。驻军官兵们感受到,有一种力量,时间越久越能充实人们的心灵,与东山根土相依并将之炼成绿岛的木麻黄,就这样引人遐思。

如今在岛上,这九棵参天大树依然耸立在蓝天白云之下,远远地向游客们招手。每一个移步靠近并抚摸端详它们的人,都能在木麻黄的介绍牌上看到这样的话:根系深广,生长迅速,萌芽力强,耐干旱,抗风沙,耐盐碱。这何尝不可以用来描述谷文昌其人呢。驻军官兵们感受到,有一种力量,时间越久越能充实人们的心灵,与东山根土相依并将之炼成绿岛的木麻黄,就这样引人遐思。

如今在岛上,这九棵参天大树依然耸立在蓝天白云之下,远远地向游客们招手。每一个移步靠近并抚摸端详它们的人,都能在木麻黄的介绍牌上看到这样的话:根系深广,生长迅速,萌芽力强,耐干旱,抗风沙,耐盐碱。这何尝不可以用来描述谷文昌其人呢。驻军官兵们感受到,有一种力量,时间越久越能充实人们的心灵,与东山根土相依并将之炼成绿岛的木麻黄,就这样引人遐思。



桥

■郑茂琦

如何看待失败,袁隆平讲过一个故事。上世纪70年代,人们不相信杂交优势。袁隆平就把杂交稻和产量最高的常规稻放在一块田里做对比。看见杂交稻长势好,袁隆平的一个助手就得意起来,大讲特讲杂交稻的优势。可到了收的时候,与常规稻相比,杂交稻的稻谷却出现减产,而稻草竟大幅增产。开会时有人说风凉话,可惜人不吃草,要不然杂交稻就大有前途。那个助手躲在后面也不敢出声。这时,袁隆平冷静地考虑了一会儿,说:从表面上看,杂交稻失败了;但从本质上,它成功了。因为现在争论的焦点是杂交稻是否有优势,稻草增产说明杂交稻有优势。只是我们技术不行,经验不足,如果我们改进技术,改进组合,就可以把优势发挥到稻谷上面。与会领导、专家听了,都觉得袁隆平讲得有道理。

谷文昌造林治沙的故事,也说明干事业是一个失败与成功交替前行的过程。不过,在这个过程中,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,要取得成功是不可想象的。

有作家说:百姓和军人之间隔着一道河,新兵连是一座飞架两岸的桥。而支撑新兵跨过这座桥的,应是理想信念。

是为新年寄语。



本版插图:李振



长征

第5354期

军营新传

时鲜的军旅故事

卸下“两道拐”后,李杰就正式跨入中队骨干的行列了。军衔上两支金黄的钢枪交织在一起,散发出刺眼的光芒。无论是下哨归来的路上,还是操课的休息间歇,他都会不自觉地扭动着脖子看那闪闪发光的标志,看完左肩看右肩,心中不禁泛起一朵朵欢喜的浪花。当然,欢喜之余,李杰越看越觉得肩上的担子重,做起事来也沉稳了许多。

李杰参军早,17岁就入伍了。那时,晚上做梦都是自己穿军装的威武模样。转士官后,李杰第一个任务是带新兵。新训骨干培训结束后,李杰突然觉得自己成熟了,腰板像是大漠的白杨,坚硬挺拔,走路时变得十分自信。

新兵陆续到齐了。李杰发现,班里9个新兵,有高中生、大专生和本科生,年龄也从17岁跨越到24岁,而自己的年龄正好不大不小。

班里年龄最大的那个兵叫杨成。李杰第一次见他,就发现他眼神中堆积着比其他新兵更多的深沉。而且,他丝毫不怕李杰。这让杨成的神秘感在李杰心中又增加了一份。于是,李杰对他格外注意,特意把他的床位安排在了自己旁边。

起床,集合,洗漱……李杰挑不出杨成一点毛病。教叠被子的时候,李杰发现杨成一教就会,鼓鼓囊囊的新被子,被他弄得有棱有角。队列训练时,杨成简直天生就是当兵的料,动作规范标准。新兵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,也经常找杨成帮忙,杨成也乐意帮助他们。渐渐地,他成了大家心中公认的“副班长”。

但李杰一直对杨成有种莫名的不

喜欢。每周一开班务会,杨成总是当着班里新兵的面对他提意见;读报时,文化不高的李杰偶尔会断错句,这时杨成就会带头起哄让自己难堪。

一次组织器械训练,李杰在做示范动作时,不经意间流露出对新兵体能的藐视。杨成就直接和李杰“杠”上了,新兵们还在一旁计数呐喊。两人本来势均力敌,只见李杰双手一滑,跌落在地。气息败坏的李杰就命令杨成一直在杠上待着。5分钟过去了,李杰问道:“杠上感觉怎么样?”血脉偾张的杨成咬着牙喊:“我还行!”李杰突然觉得这个新兵有意思,因为新兵最大的梦想便是在某一项训练中超越班长。

还有一次,开饭前,大队长说要带领各班长一起检查新训队内务卫生。于是,李杰迅速找到杨成,安排他回去把全

班的被子重叠一下。可杨成虽执行命令,却看得出来很不情愿。更让李杰生气的是,杨成在班务会上,公开跟自己对着干。起因是新兵第一次考核时,李杰把班里一个做不了单双杠的新兵送到卫生队看病去了。后来,班里取得了总体第一名的成绩。班务会上,沾沾自喜的李杰,正要表扬大家时,杨成却率先举手发言,说这个成绩是假的,荣誉受之有愧。杨成的发言让新兵们高昂的头垂下去不少。从此,李杰认定这个新兵就是一个“刺头”,私底下找杨成聊天,问他是不是对自己有意见。谁知,杨成本正经地说:班长,你想多了,我只是就事论事。

直到自己生日那天,李杰才真正相信杨成的话。那天,晚点名结束后刚回到班里,李杰就被新兵们围住了。一个新兵关了灯,杨成用手蒙住李杰的眼

睛。等李杰再睁眼时,一个蛋糕就出现在他面前。随即,杨成带头唱起了生日歌。望着这群可爱又可气的新兵,一股暖流在李杰全身游走。这个平时坚强又乐观的班长,怎么都没有忍住,眼泪夺眶而出,弄得新兵们个个不知所措。

准备熄灯时,李杰饱含深情地说,我是你们的班长,这是我第一次带兵,对你们严格,甚至苛刻,是因为我不想你们下连后埋怨我……



向东,向西

代江涛 郭鹏飞 谢子宣

李杰从杨成沉重而坚定的目光中辨别出,他是一个有故事的兵,便问道:“为什么?”

“为了一个约定!一个和父亲的约定!”杨成顿了顿说,“父亲也当过兵,服役两年回到家,什么荣誉也没拿到。他的梦想是拿一回优秀士兵。小时候我从没有做过让父亲骄傲的事。18岁那年,我大学第一年便应征入伍。当兵前,父亲和我有个约定,如果在部队拿了优秀士兵,他就到部队看我。可我让他失望了,两年后我带着遗憾退伍。大学快毕业那年,父亲在工地上搞建筑出了事……”

猛然间,李杰发现了什么,原来每次周末大家休息时,都看到杨成绑着沙袋在训练场上奔跑;原来,杨成手机相册里那个上等兵,不是他哥哥……想着想着,李杰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种敬佩。

杨成淡然地瞥了一下李杰,诡笑道:“如果当年不退伍,当上了班长,说不定带的就是你们这批兵。”

…… “班长,还没跟你闹够呢,3个月就这么过去了。我们一起唱首歌吧。”杨成提议道。

“唱……啥呢?” “就唱《当那一天来临吧!》” “行。”

杨成抬起头望向天上皎洁的圆月,少顷,把目光停留在李杰身上,若有所思地说:“想当一回优秀士兵。”

李杰从杨成沉重而坚定的目光中辨别出,他是一个有故事的兵,便问道:“为什么?”

“为了一个约定!一个和父亲的约定!”杨成顿了顿说,“父亲也当过兵,服役两年回到家,什么荣誉也没拿到。他的梦想是拿一回优秀士兵。小时候我从没有做过让父亲骄傲的事。18岁那年,我大学第一年便应征入伍。当兵前,父亲和我有个约定,如果在部队拿了优秀士兵,他就到部队看我。可我让他失望了,两年后我带着遗憾退伍。大学快毕业那年,父亲在工地上搞建筑出了事……”

猛然间,李杰发现了什么,原来每次周末大家休息时,都看到杨成绑着沙袋在训练场上奔跑;原来,杨成手机相册里那个上等兵,不是他哥哥……想着想着,李杰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种敬佩。

杨成淡然地瞥了一下李杰,诡笑道:“如果当年不退伍,当上了班长,说不定带的就是你们这批兵。”

…… “班长,还没跟你闹够呢,3个月就这么过去了。我们一起唱首歌吧。”杨成提议道。

“唱……啥呢?” “就唱《当那一天来临吧!》” “行。”

杨成喊一二三起,两人就一起开唱。开始声音很高,慢慢就低下去了,且不成调,一种说不出的悲壮紧紧地缠裹住他们。

下队那天,天空不知为何下起了鹅毛大雪。两行或深或浅的脚印延伸着,一行向东,一行向西。

微记事

微乎,不是零碎是精神

味道

■李江

关于新兵连,总有几件难忘的事。我新兵时常常饿肚子,饿肚子不是因为饭量大,而是一下子从内地到新疆总有些不适应。新疆与内地大约有两个小时的时差,早饭吃得晚,没有食欲,而上午训练强度大,饭点还没到,肚子又“咕咕”叫起来。

一天早上,我终于决定把饭兜揣得鼓鼓的。不料,刚到训练场,班长临时增加了一个“热身”环节——战术训练。我压低身姿,咬着牙全力往前爬,已经没有办法顾及其他的。脚腕、膝盖、肩膀埋进了沙地里,迷彩服的侧兜压得平平的,我能很清晰地感受到一丝丝温暖贴着我的大腿。

“怎么办?”训练中中途休息时,大家看着我一身的土和一脸的同样,也都犯了难。“要不扔了吧!”

“给我吧。”谁也没留意到班长是何时站在我们身后的。

我从兜里抓出来一个黑乎乎的面包递给班长,班长拿过来,用手一点点把沙子抠干净,接着又在迷彩服上擦了擦。

我们静静地吃着班长,只见班长掰下来一块,又使劲吹了吹,放进嘴里,黝黑的腮帮子一鼓一鼓。

我们几个新兵学着班长的样子,你掰一块,我掰一块。就这样,这个土包的馒头经过战场上的摩擦挤压,吃在嘴里已经有了独特的味道。尽管还有些硌牙,但嚼起来却越来越甜……